

## “阿拉伯之春”与俄罗斯的中东外交战略<sup>\*</sup>

孟 君

**摘 要：**俄罗斯的中东战略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苏联的中东战略，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双边和多边外交、经济和贸易关系以及文化软实力的输出，对中东国家产生影响。“阿拉伯之春”爆发后，俄罗斯在中东的利益受到冲击，主要表现为俄罗斯与中东国家的双边关系弱化、与中东国家的经贸关系受损、中东地区反俄情绪增长等。一方面，俄罗斯利用“阿拉伯之春”对地缘政治所造成的冲击，及时调整了其中东外交战略，提升了中东国家在俄罗斯整体外交战略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俄罗斯利用“阿拉伯之春”后中东地区国际体系变化以及域外大国中东外交政策的调整，重构了其与中东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并在恢复双边关系的基础上，推出了整体性的中东战略。

**关 键 词：**“阿拉伯之春”；俄罗斯；中东外交战略

**作者简介：**孟君，博士，内蒙古民族大学法学与历史学院教授（通辽028043）。

**文章编号：**1673-5161(2021)03-0032-18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

<sup>\*</sup> 本文系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叙利亚危机冲击下的俄罗斯与中东关系及中国应对研究”(17XGJ008)的阶段性成果。

“阿拉伯之春”对中东地缘政治造成了强烈冲击,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等地区传统威权主义政体先后倒台。与此同时,“阿拉伯之春”引发的政治变局也使得域外大国重塑了其与中东国家的关系。“阿拉伯之春”后,美国在中东实行战略收缩,将外交重点转向亚太地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俄罗斯利用中东变局造成的地缘政治碎片化,迅速介入中东,这成为俄罗斯重返中东战略的转折点。在此期间,俄罗斯的中东外交突破了经贸往来的单一层面,形成了全面介入中东的整体性战略。探讨“阿拉伯之春”与俄罗斯中东战略转型之间的内在逻辑,有助于理解俄罗斯中东外交政策的变化。本文借助俄罗斯联邦外交文件,对俄罗斯中东外交战略的发展和演变进行系统梳理,探讨“阿拉伯之春”对俄罗斯中东外交战略的冲击与影响,进而认为“阿拉伯之春”是俄罗斯中东外交战略转型的催化剂。

## 一、“阿拉伯之春”前俄罗斯中东外交战略的演变

“阿拉伯之春”发生前的俄罗斯中东战略部分延续了苏联的中东战略,但受苏联解体的影响,俄罗斯的中东外交战略又表现出一定的时代性。这种延续性和时代性特征,决定了俄罗斯对中东施加影响的核心策略。

### (一) 俄罗斯中东外交战略的继承与发展

向中东地区渗透、延伸帝国的南部边界,是俄罗斯帝国长期以来的既定扩张目标。特别是自17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末,在各种扩张动机的推动下,俄罗斯帝国向南鲸吞蚕食,使其国家利益在自然地理上与中东地区休戚相关。至20世纪初,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加剧,俄罗斯与英国在中东地区展开争夺,从而基本确定了俄罗斯帝国向南扩张的极限。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集中精力巩固其政治权力、解决国内经济社会变革问题以及防范来自德国和日本的巨大安全威胁,致力于维持其南部外围地区的稳定。因此,苏维埃政府一方面废除了与土耳其、伊朗和阿富汗的不平等条约,另一方面公布了帝国主义为瓜分中东而签订的秘密条约和协定,<sup>①</sup>这极大推动了中东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苏联重新返回中东地区,突出表现为苏联试图从土耳其获取军事租界和领土(卡尔斯省和阿尔达汉省),以及在苏联军队占领的伊朗

<sup>①</sup> 刘竞、张士智:《苏联中东关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7页。

西北部阿塞拜疆和库尔德地区煽动民族分离主义。冷战开始后,苏联在中东各条战线上遭受西方列强的封锁。为突破西方的封锁、削弱西方在中东的政治影响力,苏联采取了一系列积极主动的外交行动,如奉行亲以的外交政策、对新生的以色列施以援手、放宽对东欧(主要是波兰和罗马尼亚)犹太人移民的限制等。<sup>①</sup>

赫鲁晓夫上台是苏联中东政策的分水岭。<sup>②</sup> 随着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增长,苏联开始更加积极地谋求与其力量相匹配的国际影响力。特别是在中东地区,赫鲁晓夫改变了斯大林时代相对疏离的状态。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认为,苏伊士运河战争是苏联介入中东的历史转折点。“在那之前,苏联——和在此之前的帝俄——总是把近东当作是英法两国的……到了 1956 年,我们已经能够插手帮助纳赛尔总统和阿拉伯人民。”<sup>③</sup> 这一时期中东地区发生的一系列革命性变迁,也为苏联介入中东事务提供了机遇:中东独立民族国家体系的建立,结束了英法两国在中东的霸权,同时加剧了中东地缘政治版图的碎片化;美国在中东推行遏制苏联的政策,造成地区政治两极分化。在此背景下,中东国家间的对立和竞争愈发激烈;新独立国家的激进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催生了其对西方殖民主义宗主国的潜在敌意,统治精英转向苏联寻求西方的替代品,并试图利用苏联来促进国内外目标的实现。在赫鲁晓夫的领导下,苏联的中东政策逐渐成熟。从勃列日涅夫到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的外交政策中,其战略利益随着环境和国力的变化而调整,致使苏联对某一特定国家或问题的重视程度会时起时落。<sup>④</sup> 尽管领导人的更迭会使外交政策出现一些局部性调整,但苏联对中东的政策在基本原则似乎更具连续性。

苏联解体之初,中东几乎被现代俄罗斯当局所遗忘。苏联时期与中东国家建立的政治和经济联系即使没有被切断,也大多被削减。受苏联解体后的政治动荡、经济私有化和客观国际环境的影响,俄联邦成立的头十年里周期性地受到

---

① Hafeez Malik, *Domestic Determinants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 Towards South Asia and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1990, p. 213.

② [美]沃尔特·拉克尔:《争夺中东:1958—1968 年苏联和中东的关系》,上海市“五·七”干校六连翻译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1 页。

③ [俄]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赵绍棣等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24 页。

④ См. Алексей Васильев. От Ленина до Путина. Россия на Ближнем и Среднем Востоке. Москва: Центрполиграф, 2018.

经济危机的冲击。这些因素一方面严重限制了俄罗斯的出口能力,另一方面使俄罗斯当局忙于内部事务而无暇他顾。以这一时期的贸易为例,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俄罗斯对中东地区出口额占俄罗斯出口总额的3.9%。<sup>①</sup>与此同时,俄罗斯亲西方的政治精英成为俄罗斯政坛的主导力量,他们将自己的国家视为西方世界的一部分,拒绝与非西方国家深入发展外交关系。因此,中东被认为是新俄罗斯外交政策中的次要地区。唯一的例外是以色列,它与俄罗斯的关系在90年代出现大幅改善迹象。总而言之,自苏联解体以来,叶利钦时代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摆脱了苏联时期的意识形态束缚,更具有现实主义特征。<sup>②</sup>在这种外交政策的影响下,俄罗斯的地区优先重点发生了巨大变化,开始更关注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这对俄罗斯的中东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sup>③</sup>

普京执政以后,俄罗斯重返中东,在地区事务中逐渐开始发挥影响力,力图重新塑造俄罗斯的世界大国形象。在“阿拉伯之春”爆发前,为实现上述外交目标,俄罗斯所谓“重返”中东的战略在两个方面进行了努力和尝试。

一方面,俄罗斯协调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关系。俄罗斯认为,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的发展为各国的合作与相互依存创造了条件,但美国追求的单极格局对世界的和平发展构成挑战,因此俄罗斯应寻求建立一个多极的国际关系体系。<sup>④</sup>就中东地区而言,俄罗斯的政策目标并不是挑战或替代美国,而是寻求在务实和尊重各方利益的基础上,协调与西方国家在中东的立场。特别是在反恐国际合作的问题上,俄罗斯希望美国能够留在中东地区,并承担打击“基地”组织及其分支的主要责任,从而减轻俄罗斯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俄罗斯既要维持在中东的存在,争取更多的国际事务话语权,又要谨慎地回避与西方国家间的潜在对抗和冲突。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普京的中东政策与其说是大国政

---

① Paul Rivlin, *The Russian Economy and Arms Exports to the Middle East*, Memorandum No. 79, The Jaffee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November 2005, p. 31.

② Robert O. Freedman, “Russia and the Middle East under Yeltsin Part I,” *Digest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6, No. 2, 1997, p. 12.

③ Robert O. Freedman, “Russian Policy toward the Middle East: The Yeltsin Legacy and the Putin Challenge,”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55, No. 1, Winter 2001, p. 60.

④ “The Foreign Policy Concep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June 28, 2000, <https://fas.org/nuke/guide/russia/doctrine/econcept.htm>, 上网时间:2020年12月19日。

策,不如说是谨慎政策。<sup>①</sup>

另一方面,俄罗斯加强与阿拉伯国家的合作。2000 年的《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是俄罗斯政府在 21 世纪对其外交政策基本目标进行系统阐释的第一份文件,其中东政策的核心内容是确保俄罗斯的地缘和能源安全。<sup>②</sup> 在具体实施层面,俄罗斯尚缺乏完整的中东整体外交框架。因此,俄罗斯主要以双边关系为基础,强化与多个中东国家的合作。在 2008 年的《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中,俄罗斯对其在中东事务中的身份做出新的描述,它从积极的地区事务参与者转变为国际调解人,在实践层面强调多边合作的重要性。<sup>③</sup> 这表明,俄罗斯对中东地区的参与程度发生了深层次变化。

## (二) 俄罗斯影响中东事务的主要策略

俄罗斯通过双边和多边外交、以经贸往来夯实合作基础、输出文化软实力等策略,不断提升其对中东事务的影响力。

首先,开展双边和多边外交,拓展参与中东事务的渠道。在双边关系层面,2003 年至 2008 年间,普京通过对埃及、阿尔及利亚、约旦和伊朗的正式访问,表明俄罗斯试图重建与苏联外交伙伴联系的决心。对于非苏联外交势力范围,俄罗斯则试图通过与中东国家展开积极对话来扩大莫斯科与该地区的联系。2007 年,普京还访问了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阿联酋。对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海合会”)成员国的访问,表明俄罗斯不仅有兴趣与海湾国家进行对话,而且试图深入参与海湾地区事务。在多边外交层面,2003 年俄罗斯与阿拉伯国家联盟(以下简称“阿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随后,2005 年俄罗斯获得伊斯兰会议组织<sup>④</sup>观察员国地位。与阿盟和伊斯兰会议(合作)组织的积极对话,有助于极大地减轻阿拉伯国家对俄罗斯南部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地区分离主义运动局势的关切。

---

<sup>①</sup> Mark N. Katz, “Comparing Putin’s and Brezhnev’s Policies Toward the Middle East,” *Society*, Vol. 45, No. 2, 2008, p. 180.

<sup>②</sup> “The Foreign Policy Concep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June 28, 2000, <https://fas.org/nuke/guide/russia/doctrine/econcept.htm>, 上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19 日。

<sup>③</sup> “The Foreign Policy Concep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President of Russia*, January 12, 2008, <http://en.kremlin.ru/supplement/4116>, 上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19 日。

<sup>④</sup> 2011 年 6 月,伊斯兰会议组织更名为“伊斯兰合作组织”。



其次,加强与中东国家的经贸关系,夯实地区合作的基础。经过 20 世纪 90 年代的低迷,在 21 世纪最初的十年间,俄罗斯联邦与中东国家间的经贸关系呈现积极上升趋势。中东国家的贸易平衡战略为俄罗斯商品进入中东地区创造了机遇,同时俄罗斯也针对不同中东国家的需求提供不同类型的商品,这种客观上的需求互补成为双边经贸关系升温的重要动力。俄罗斯与中东国家的经贸关系大体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商品贸易。俄罗斯出口中东的商品主要是原材料和工业制品等,基本能够满足不同中东国家的需求。例如,俄罗斯对伊朗的出口包括有色金属和冶金产品、木材、纸张、燃料、谷物和化肥等;对阿联酋的出口包括贵金属、冶金产品、机械和运输工具等。<sup>①</sup>二是武器贸易。传统上,作为武器出口大国,俄罗斯因武器物美价廉而闻名,其中东国家占据广泛的市场。至 2012 年,阿拉伯国家在俄罗斯武器出口中所占份额超过 14%。三是能源贸易。21 世纪初,俄罗斯能源公司重返中东。至 2011 年,俄罗斯已参与了不同类型的项目,与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埃及、叙利亚、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伊朗、巴林和卡塔尔等国分别讨论能源合作的可能性。从技术角度看,中东国家普遍表现出对俄罗斯在石油化学、空间、核物理和海水淡化等领域的经验和技术的兴趣,这使得双方在这一领域的合作不断加强。

最后,输出文化软实力,提升苏联(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不论是苏联还是俄罗斯,在向中东提供商品输出的同时,也会向中东国家提供与商品相关的技术培训和服务等,这成为苏联或俄罗斯向中东进行文化软实力输出的重要途径。从苏联时期开始,许多阿拉伯国家的军官、工程师、医生和知识分子曾在苏联大学接受教育,他们回国以后成为中东国家亲苏精英的一部分。这些因素造就了苏联在该地区“软实力”的中坚力量。至 21 世纪,俄罗斯更加重视提升其在中东地区的软实力。为此,2007 年莫斯科推出国家电视频道“今日俄罗斯”的阿拉伯语服务。目前,该频道的广播不仅覆盖中东和北非地区,而且覆盖欧洲地区。“今日俄罗斯”阿文频道自开设之初就受到阿拉伯社会的广泛关注。据悉,至 2013 年,“今日俄罗斯”阿文频道在西亚、北非和欧洲地区的观众人数已达 3.5

<sup>①</sup>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www.ved.gov.ru/articles/1197>(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02.07.2020).

亿。<sup>①</sup> 另外,国家电视频道的工作也得到了俄罗斯侨民与国际人道主义合作事务署的支持。该联邦机构于 2008 年成立,旨在发展俄罗斯在海外的文化和人道主义外交。经过多年的运作,其在叙利亚、以色列、约旦、黎巴嫩、摩洛哥、突尼斯和埃及等中东国家已经站稳了脚跟。

## 二、“阿拉伯之春”对俄罗斯带来的挑战

在“阿拉伯之春”爆发前,俄罗斯当局一直错误地认为中东地区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即使是周期性的冲突也无法改变现有的权力平衡。“阿拉伯之春”爆发后,俄罗斯最初认为这场运动不过是中东地区的又一轮有限的动荡周期,无法带来任何结构性变化。即使是 2011 年 2 月 11 日埃及穆巴拉克政权的倒台,也没有使俄罗斯当局重新考虑他们对“阿拉伯之春”的立场。直到同年 8 月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倒台,俄罗斯才如梦方醒。“阿拉伯之春”不仅破坏了地区局势的稳定,而且对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利益造成极大的损失,甚至远远高于其他域外国家。

### (一) 与中东国家的双边关系弱化

“阿拉伯之春”从突尼斯肇始,迅速波及整个西亚北非地区,造成地缘政治的新一轮洗牌。这种区域性历史剧变对俄罗斯外交造成的冲击尤为严重,其根本原因在于俄罗斯中东外交政策的本身。“阿拉伯之春”爆发前,在俄罗斯的外交战略中,中东地区主要是俄罗斯重振大国雄风、与西方进行地缘战略博弈的角力场。因此,当时俄罗斯中东外交政策并未将与中东国家建立建设性关系作为重点。在区域外交层面,俄罗斯在中东地区更是缺乏整体性和长远目标,它试图与区域内所有政治力量建立良好关系,通过穿梭外交实现中东地区的力量平衡,但其结果往往引起多方质疑。然而,“阿拉伯之春”的爆发将俄罗斯中东外交的脆弱性彻底暴露出来,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传统盟友陷入危机,俄罗斯的中东外交失去地缘支撑。在西亚北非地区,苏联和俄罗斯同利比亚、叙利亚和阿尔及利亚等国长期保持友好关系,这些国家是俄罗斯实施重返中东战略的地缘支撑。但“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这些

---

<sup>①</sup> Robert Maso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the Arab Spring: Popular Unrest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 89.

与俄罗斯保持紧密关系的中东传统威权主义政体先后遭受冲击,这对俄罗斯的中东外交构成巨大挑战。其中,利比亚卡扎菲政权的倒台影响尤甚。2011年,梅德韦杰夫政府没有充分意识到利比亚在俄罗斯中东外交布局中的战略意义,仅将其当作与西方国家进行谈判的筹码。<sup>①</sup>因此,在2011年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对利比亚进行人道主义干涉决议的投票中,俄罗斯政府投了弃权票,标志着俄战略性放弃了利比亚卡扎菲政权。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第1973号决议,为美国和欧盟干预利比亚冲突铺平了道路。同时,俄罗斯宣布对利比亚实施制裁,是第一个停止向卡扎菲政权出口武器的国家。在亲西方的俄罗斯统治精英团体看来,这些步骤是值得的,但实际效果却适得其反。2012年和2013年,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一再宣布,参与北约领导的打击卡扎菲政权军事行动的国家将获得优惠待遇,这些因素极大地加速了自1999年以来俄罗斯在利比亚影响力不断减少的趋势。<sup>②</sup>因此,在叙利亚问题上,俄罗斯吸取了在利比亚危机中的教训,以防止巴沙尔政权可能的崩溃。与利比亚相比,叙利亚是俄罗斯更重要的战略盟友,双方从苏联时期就长期保持着密切关系。叙利亚是阿拉伯地区的关键大国之一,与阿以冲突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在地理上也离俄罗斯更近,而且对高加索和中亚以及俄罗斯本身的潜在影响更大。俄罗斯主要通过外交和军事援助两种途径支持巴沙尔政权。在外交上,俄罗斯于2011年、2012年和2014年多次在联合国安理会使用否决权,阻止了西方国家提交的有关叙利亚问题的决议草案。在军事上,俄罗斯不但通过连接塞瓦斯托波尔和塔尔图斯港的“叙利亚快车”,向叙利亚输送大量防御性武器,还直接派遣军队参与叙利亚的反恐行动。即便如此,“阿拉伯之春”爆发初期,在支离破碎的政治局势下生存下来的巴沙尔政权也仅是俄罗斯在中东捍卫的最重要阵地,而不能成为其破解中东外交僵局的突破口。

其次,俄罗斯与海湾国家关系全面降温,导致俄中东外交陷入困境。如前所述,“阿拉伯之春”前俄罗斯采取现实主义的外交战略,试图全面发展与中东国家的关系,为保持外交上的灵活性而对特定的中东问题不持任何立场。例如,在阿

---

<sup>①</sup> Александр Демченко. «Арабская весна» и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в ближневосточном регионе//《Перспективы》, 15. 09. 2012. [http://www.perspektivy.info/book/arabskaja\\_vesna\\_i\\_politika\\_rossii\\_v\\_blizhnevostochnom\\_regione\\_2012-09-15.htm](http://www.perspektivy.info/book/arabskaja_vesna_i_politika_rossii_v_blizhnevostochnom_regione_2012-09-15.htm)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01. 07. 2020).

<sup>②</sup> Tobias Schumacher and Cristian Nitoiu, “Russia’s Foreign Policy Towards North Africa in the Wake of the Arab Spring,” *Mediterranean Politics*, Vol. 20, No. 1, 2015, p. 100.



以关系上,俄罗斯同时与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开展合作。在“阿拉伯之春”爆发之初,俄罗斯延续了此前的外交策略,特别是在与海湾国家的关系上,现实主义的外交战略阻碍了俄罗斯与这些国家关系的深入发展。2011 年 11 月 1 日,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首次与海合会国家外长举行峰会。此次海合会—俄罗斯战略对话会议使莫斯科得以与阿拉伯君主国讨论其在海湾地区的战略利益,勾勒出未来伙伴关系的方向。在这次会议上,俄罗斯清楚地表明其在大多数地区和国际问题上与海合会成员国持相似立场。俄罗斯甚至强调,只要符合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俄随时准备与该地区任何国家进行开诚布公的对话。然而,俄罗斯忽略了其在叙利亚的外交政策对海湾地缘政治的影响,这反而使其与一些海湾君主制国家的关系降温。特别是“阿拉伯之春”前沙特与俄罗斯的经贸关系不断发展,但俄罗斯支持巴沙尔政权、呼吁沙特停止对也门的空袭和取消向伊朗提供防空系统的禁令,反而使俄罗斯与沙特的外交关系跌入低谷。<sup>①</sup>

“阿拉伯之春”对俄罗斯与伊朗的关系也产生了负面影响。随着与沙特等海湾国家的关系降温,俄罗斯在中东的外交斡旋空间进一步压缩,保持与该地区友好国家的关系显得更为重要。在此背景下,俄罗斯试图进一步强化与伊朗之间的合作关系,主要表现为俄罗斯的中小企业利用美国和欧盟对伊朗制裁的制度漏洞,加强与伊朗在经贸方面的合作;探讨向伊朗出口 S-300 防空导弹系统的可能性;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互动持续加强,俄伊关系在整体上保持上升趋势。<sup>②</sup> 然而,阿拉伯国家出现的剧烈变革很快蔓延至整个中东地区,它所造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引发了地区国家的高度紧张。伊朗也试图采取措施预防可能出现的大规模社会动荡和政治变革。2013 年的伊朗总统选举表明,伊朗适度放宽了对政治生活的控制。凭借改革派的支持,哈桑·鲁哈尼战胜其他五位保守派候选人当选伊朗新总统。温和保守派的当选推动了伊朗内政和外交的转向,鲁哈尼承诺实现期待已久的国内自由化和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正常化。从某种程度上说,鲁哈尼当选伊朗总统是“阿拉伯之春”的产物。鲁哈尼上台后,将拉近伊朗与美国的作为外交之首要任务,故与俄罗斯保持一定的距离,导致伊朗与俄罗

---

<sup>①</sup> Steve A. Yetiv and Katerina Oskarsson, *Challenged Hegemony: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Russia in the Persian Gulf*,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111.

<sup>②</sup> Н. А. Филин. Л. М. Раванди-Фадаи. А. Н. Бутова. Российско-ир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на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этапе // Вестник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дружбы народов. Сер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16. Т. 16. № 4. С. 680-685.

斯之间的关系逐渐疏远。

## （二）与中东国家的经贸关系受损

首先,俄罗斯遭受了严重的经济损失。“阿拉伯之春”发生前,俄罗斯在中东的外交目标主要是恢复其与地区国家的密切经贸联系,特别是在武器供应方面,俄罗斯具有一定的优势。俄罗斯与海湾国家的贸易呈持续增长的态势,海湾产油国能够为俄罗斯的商品销售提供广阔的市场,也能够为俄罗斯经济发展提供持续的资金投入,这使得双方的依存度不断提高。同时,俄罗斯根据中东不同国家的特点,推出独特的经济竞争模式。这一时期,为了与西方和中国的商业对手相竞争,俄罗斯对很多国家都采取了豁免债务与签订新合同相结合的模式。但进入2011年后,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经济利益深受地缘政治动荡的冲击。正如普京所言,就像早些时候在伊拉克的情形一样,在那些直接经历了“阿拉伯之春”的国家,俄罗斯公司正在失去几十年来取得的市场地位,并被剥夺了相当数量的商业合同。<sup>①</sup>

在北非地区,俄罗斯遭受的冲击最为严重。在突尼斯和摩洛哥的传统经济战略中,俄罗斯扮演的是经济平衡器的作用。这两个国家将与俄罗斯的关系,当作与西方进行经贸谈判的筹码,这种临时性的经贸关系受到“阿拉伯之春”的冲击较小。与俄罗斯保持传统经贸关系的是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受“阿拉伯之春”的影响,强化了与俄罗斯的武器贸易。在2013年和2014年,阿尔及利亚与俄罗斯先后签订了27亿美元和12亿美元的军售合同。<sup>②</sup>相比较而言,俄罗斯在利比亚损失惨重。2008年4月,普京在访问利比亚期间豁免了利比亚欠俄罗斯的约45亿美元债务,双方签署了总价值约100亿美元的经济、技术和军事合作合同。<sup>③</sup>由于利比亚内战期间俄罗斯的摇摆态度,新的利比亚政府并不希望俄罗斯公司进入其消费和投资市场。同时,利比亚曾是俄罗斯主要武器出口国,但由于无法获得新的武器采购合同,俄罗斯国有国防出口公司罗索博龙(Rosoboronexport)在利比亚的损失可能高达20亿至65亿美元。<sup>④</sup>俄罗斯石油

<sup>①</sup>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в. Россия и меняющийся мир. <https://www.mn.ru/politics/78738>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18.04.2021)

<sup>②</sup> 王琼:《俄罗斯对阿尔及利亚的外交布局》,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0年第4期,第131页。

<sup>③</sup> Nikolay Kozhanov, “Moscow’s Presence in Libya Is a New Challenge for the West,” *Chatham House*, May 30, 2017,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17/05/moscows-presence-libya-new-challenge-west>, 上网时间:2020年5月26日。

<sup>④</sup> Ibid.

天然气公司在利比亚的能源投资也被中断,它没能获得大象油田(Elephant Field)的参与机会。在利比亚战后重建的角逐中,俄罗斯铁路公司缺乏与中国和欧美企业的竞争力。对俄罗斯来说,它与利比亚的传统经济联系在“阿拉伯之春”中近乎完全被摧毁,这对俄罗斯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几乎是无法挽回的。

在叙利亚,俄罗斯的经济利益也遭受损失。自 21 世纪初以来,俄罗斯与叙利亚的贸易额逐步增长,至 2012 年这个数字已接近 20 亿美元。<sup>①</sup> 传统上,叙利亚奉行贸易平衡政策,这有利于俄罗斯进入叙利亚市场。2005 年,俄罗斯同意重组叙利亚政府对苏联的债务,实际上豁免了四分之三的债务以换取俄罗斯企业的新合同。<sup>②</sup> 这使得俄罗斯对该国经济的投资大幅增加,特别是在能源和基础设施项目领域所占比重尤重。同时,俄罗斯向叙利亚出售的军事装备也相当可观。2007 年至 2011 年,在对叙利亚的武器转让中,有 78% 来自俄罗斯,17% 来自白俄罗斯,5% 来自伊朗。<sup>③</sup> 从 2007 年至 2010 年,俄罗斯对叙利亚的军售交易额从 21 亿美元增加至 47 亿美元,比 2003 年至 2006 年增长了一倍多。但 2011 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地区国家对叙利亚实施制裁,叙利亚承受石油出口中断、外汇收入锐减、货币贬值、物价上升、失业率高企等多重压力,经济形势更加严峻。<sup>④</sup> 叙利亚持续恶化的政治经济形势限制了其与俄罗斯开展经贸合作的空间,也使其缺乏充足的国防预算来采购更多的俄罗斯武器装备。

在海湾地区,俄罗斯与地区国家的贸易出现波动。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导致其与海合会国家之间的对抗不断加剧,这严重限制了俄罗斯加强与这些国家合作的可能性。例如,在 2010 年至 2011 年间,俄罗斯向卡塔尔提供了一系列可供投资的项目,涉及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建筑业和采矿业等不同经

<sup>①</sup> Mark Bromley and Pieter D. Wezeman, “Policies on Exports of Arms to States Affected by the Arab Spring,” in *SIPRI Yearbook 2012: Armaments, Disarmamen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276.

<sup>②</sup> Ibid.

<sup>③</sup> David M. Herszenhorn, “For Syria, Reliant on Russia for Weapons and Food, Old Bonds Run Deep,”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8, 2012, <https://www.nytimes.com/2012/02/19/world/middleeast/for-russia-and-syria-bonds-are-old-and-deep.html>, 上网时间:2021 年 4 月 18 日。

<sup>④</sup> 《叙利亚国家概况(最近更新时间:2021 年 2 月)》,中国外交部网站, [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7100/1206x0\\_677102/](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7100/1206x0_677102/), 上网时间:2021 年 3 月 14 日。

济领域。然而,受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卡塔尔最终并未就这些投资项目达成意向。其后,受俄罗斯外交官在多哈机场遇袭事件的影响,俄还调低了与卡塔尔的外交关系。沙特是海合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叙亚利危机爆发后,沙特与俄罗斯因立场不同关系转冷。沙特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俄罗斯与海合会成员国的多边经贸合作。因此,受叙利亚局势的影响,海合会内部的反俄情绪不断增长,在贸易和能源领域的合作逐渐让位于市场的竞争和对抗。特别是在国际石油天然气市场上,俄罗斯与海湾产油国存在着合作与竞争的关系。当经济合作被政治对抗意识所取代,国际能源市场容易陷入动荡,对双方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俄罗斯与伊朗和伊拉克两个海湾国家的经贸关系也不容乐观。受伊拉克战争的影响,2003年后伊拉克与俄罗斯的经济联系持续衰退,这个曾经占据俄罗斯对阿拉伯国家贸易60%的市场已经辉煌不在。俄罗斯与伊朗的贸易关系受到地缘政治、西方制裁和国内政治等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在2011年以后出现断崖式下降。总体来看,俄罗斯在海湾地区受到的损失因国家不同而呈现不规则的波动态势。

### （三）中东地区的反俄情绪增长

“阿拉伯之春”爆发前,俄罗斯作为苏联中东遗产的继承者,与中东地区多数国家都保持着良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关系。首先,二战结束以来特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苏联在政治、经济、外交、甚至在军事上支持阿拉伯国家寻求独立,苏联的援助推动了独立的阿拉伯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使得中东地区逐渐出现了一大批与苏联和俄罗斯关系较为密切的国家。其次,部分中东国家为清除殖民主义遗毒、反对西方霸权主导的国际体系、实现真正的国家独立,选择与苏联或俄罗斯建立紧密关系,利用俄罗斯来制衡西方的中东政策。最后,苏联解体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构建的中东地区秩序,使得部分地区国家深陷政治和经济动荡,有些中东国家希望重返中东的俄罗斯能够帮助中东结束地区冲突,实现和平与稳定。特别是俄罗斯在阿以问题上的立场,在中东地区得到了非常积极的反应。

“阿拉伯之春”爆发后,俄罗斯仍然延续以往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支持传统威权主义政体,防止中东政治秩序的崩溃。同时,俄罗斯反对革命性的社会变革,避免“颜色革命”和恐怖主义的跨地区蔓延,进而影响本国的安全和稳定。因此,俄罗斯对“阿拉伯之春”的反应使阿拉伯公众感到困惑,甚至俄罗斯政府内部对其中东政策也存有争议。随后,俄罗斯在叙利亚冲突期间对巴沙尔政权的支持招致了阿拉伯世界的广泛批判,特别是2012年俄罗斯外交官首次否决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叙

利亚问题的决议,成为中东国家对俄罗斯态度的转折点。一项针对阿拉伯民众的民意调查显示,埃及民众对俄罗斯持积极态度的比例从 2007 年的 50% 下降到 2012 年的 16%;约旦对俄罗斯的支持率为 25%,土耳其对俄罗斯的支持仅为 16%。<sup>①</sup> 正如俄罗斯的阿拉伯问题专家伊琳娜·莫霍娃(Irina Mokhova)所言:“从摩洛哥到黎巴嫩(阿尔及利亚和叙利亚除外)的几乎所有媒体,都对俄罗斯在中东的努力持适度批评态度。”<sup>②</sup> 在这一过程中,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的报纸和电视频道发挥了关键作用,如沙特阿拉伯的《中东报》(Asharq Al-Awsat)、《生活报》(Al-Hayat) 和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Al-Jazeera)对该地区舆论进行引导,使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遭到批判并被妖魔化。例如,2012 年 10 月 12 日,在接受卡塔尔国家电视台采访时,当代伊斯兰世界最重要的宗教人物之一优素福·格尔达维(Yusuf al-Qaradawi)称俄罗斯是伊斯兰世界的“头号敌人”,认为俄罗斯正在用武器供应支持“罪恶的叙利亚政权”,并呼吁穆斯林抵制俄罗斯。<sup>③</sup>

### 三、“阿拉伯之春”对俄罗斯中东外交战略的影响

从历史的角度看,21 世纪以来俄罗斯作为域外大国回归中东的过程存在着延续性因素,这一过程是对苏联在中东核心利益的重申与发展。但在宏观层面,俄罗斯重返中东的战略深受地缘政治局势剧变的影响,特别是“阿拉伯之春”为俄罗斯全面、深入介入中东事务创造了条件和契机。在经历了“阿拉伯之春”初期对俄罗斯在中东利益的冲击后,俄罗斯的中东外交战略进入了转型期。

#### (一)“阿拉伯之春”提升了中东地区在俄罗斯外交中的重要性

“阿拉伯之春”爆发之初,俄罗斯并未充分意识到这场地缘政治剧变会产生巨大的溢出效应,其在剧变初期采取的外交行动甚至在客观上加速了卡扎菲政权的倒台。但当这场剧变进一步蔓延并冲击俄罗斯在中东的利益时,俄立刻采取行动以防止政治震荡对叙利亚政权的颠覆。俄罗斯吸取了剧变早期的教训,意识到中东地区对本国安全的重要意义,提升了中东在俄罗斯外交战略中的重要性。“阿拉

<sup>①</sup> Roland Dannreuther, “Russia and the Arab Spring: Supporting the Counter-Revolution,” *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Vol. 37, No. 1, 2015, p. 85.

<sup>②</sup> Robert Maso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the Arab Spring: Popular Unrest and Foreign Policy*, p. 97.

<sup>③</sup> Ibid.



伯之春”后,中东地区对俄罗斯的战略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防止“颜色革命”波及俄罗斯。“阿拉伯之春”发生的根源除了中东传统威权主义在国家治理上的失败以外,显然还有各种区域外势力的影响。这种影响一方面表现为西方通过人道主义干预和支持政治反对派,直接推动中东国家的政权更迭,另一方面则表现为通过隐蔽的手段推动和导演多个国家的“离岸革命”。<sup>①</sup> 2010年底爆发的中东变局出现了与其他地区“颜色革命”相同的两大催化因素:一是西方主导的推特(Twitter)等社交媒体在制造舆论和大众动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受西方资金支持的非政府组织沦为西方干涉阿拉伯国家内政、破坏阿拉伯国家政治稳定的重要工具。因此,俄罗斯一方面意识到西方对中东“人道主义”干预的虚伪性,另一方面也对“颜色革命”的进一步传播提高了警惕。与此同时,在俄罗斯2012年总统选举前,俄国内出现了苏联解体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由此可见,俄罗斯在中东遏止“阿拉伯之春”的进一步蔓延,也受到国内因素的驱动。在2013年俄罗斯新的外交政策构想中,俄罗斯特别强调“软实力”在现代外交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即通过潜在的信息、文化等方法和技术,日益使之成为替代传统外交以实现特定目标的一种综合工具。同时,全球竞争日益加剧,危机隐患日益增大,有时会产生破坏性和非法利用“软实力”和人权概念等对主权国家施加政治压力、干涉其内政、破坏其政治局势、操纵公众舆论的危险。<sup>②</sup> 这表明,“阿拉伯之春”使俄罗斯充分意识到这场政治变局背后存在西方国家进行政治渗透和干预的事实,因此恢复中东秩序对俄罗斯就显得更为重要。

第二,防范伊斯兰极端主义“回流”俄罗斯。事实证明,“阿拉伯之春”并未开启西方所宣扬的“民主化”进程,而是打破了中东原有的政治秩序,将各种政治力量释放出来,特别是代表中东传统社会价值的伊斯兰主义运动纷纷登上政治舞台。因此,中东变局的另一个后果是伊斯兰极端势力利用中东乱局迅速兴起,形成了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势力的区域性勾连,这引起俄罗斯的深刻担忧。俄罗斯长期受到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困扰,特别是在车臣和外高加索地区,普京采取了与极端主义势力不妥协的斗争策略,通过铁腕手段打击恐怖主义,这一经历影响了俄罗斯政府

<sup>①</sup> [法]埃里克·德纳塞:《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王朔、周谭豪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版,第7-8页。

<sup>②</sup> “Concept of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February 18, 2013, [https://www.mid.ru/en/foreign\\_policy/official\\_documents/-/asset\\_publisher/CptICk6BZ29/content/id/122186](https://www.mid.ru/en/foreign_policy/official_documents/-/asset_publisher/CptICk6BZ29/content/id/122186), 上网时间:2020年6月14日。

对中东地区反恐形势的判断。据 2019 年俄罗斯联邦穆斯林宗教管理委员公布的数据显示,俄罗斯穆斯林人口约 2,500 万。<sup>①</sup> 俄罗斯担心,来自中东的激进思想会渗透至中亚和本国的南部边境,可能会助长潜在的国内叛乱。<sup>②</sup> 此外,据不完全统计,约有 2,000 名俄罗斯裔极端分子加入了叙利亚和伊拉克当地的“伊斯兰国”组织。<sup>③</sup> 中东持续的政治动荡成为恐怖主义滋生的温床,这些在中东经历极端主义洗脑的俄罗斯人如果返回本土,很可能促使极端主义转变为俄罗斯国内现实的安全威胁。因此,2015 年 9 月,当巴沙尔政权在“伊斯兰国”的冲击下岌岌可危时,俄罗斯决定通过空袭“伊斯兰国”目标直接军事介入叙利亚危机。

第三,中东成为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外交突围的重点方向。俄罗斯是乌克兰危机的直接参与者,乌克兰危机对俄罗斯产生了全面且深刻的影响。这场危机不仅使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关系严重受损,还导致俄罗斯因其在乌克兰的行动和政策,受到美国和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和政治围堵。<sup>④</sup> 尤其是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联邦,直接导致俄美关系的中断。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恶化,促使俄罗斯寻找新的出路。叙利亚危机的爆发为俄罗斯提供了外交突围的机遇,尤其是当叙利亚政府在“伊斯兰国”的猛攻下退居地中海东岸的狭小地带时,俄罗斯果断向巴沙尔政权施以援手。<sup>⑤</sup> 出兵叙利亚不仅巩固了俄罗斯在中东的地缘支点,成功主导了叙利亚局势的走向,使俄罗斯在俄美博弈中占据主动,而且有效化解了自乌克兰危机以来的俄罗斯外交窘境。介入叙利亚危机是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后开展的改善外交周边环境、维护中东战略利益的重大行动之一。俄罗斯抓住历史机遇,军事介入

---

① Муфтий Гайнутдин направил приветствие организаторам и участникам XIII Ассамблеи Русского мира. Мусульмане России. <http://dumrf.ru/upravlenie/documents/16179>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16. 04. 2021).

② Александр Демченко. «Арабская весна» и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в ближневосточном регионе//《Перспективы》, 15. 09. 2012. [http://www.perspektivy.info/book/arabskaja\\_vesna\\_i\\_politika\\_rossii\\_v\\_blizhnevostochnom\\_region\\_e\\_2012-09-15.htm](http://www.perspektivy.info/book/arabskaja_vesna_i_politika_rossii_v_blizhnevostochnom_region_e_2012-09-15.htm)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11. 09. 2020).

③ Мы требуем выполнять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ую национальную политику, а не наши ‘хотелки’. Коммерсантъ. <https://www.kommersant.ru/doc/2778226>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17. 04. 2021).

④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от 04. 12. 2014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Консультант Плюс. [http://www.consultant.ru/document/cons\\_doc\\_LAW\\_171774/#dst0](http://www.consultant.ru/document/cons_doc_LAW_171774/#dst0)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22. 09. 2020).

⑤ 马建光、李佑认:《“出兵—撤兵”与俄罗斯在叙利亚地缘政治目标的实现》,载《国际安全研究》2018 年第 3 期,105 页。

叙利亚乱局,一定程度上调整了俄罗斯与西方大国的关系,破解了俄罗斯自乌克兰危机以来的被动局面,转而成为中东地缘政治和地区安全议题的主导者。可以说,介入叙利亚危机是俄罗斯扭转外交被动局面的必然选择与现实诉求。

## (二) “阿拉伯之春”为俄罗斯重返中东创造了机遇

“阿拉伯之春”改变了中东地区的政治版图,一种新的区域国际关系体系正在形成。首先,中东地区力量对比发生重要变化,沙特等国渴望成为地区事务新的领导者。其次,“阿拉伯之春”后的新生政权(如突尼斯、利比亚、埃及和也门)正努力探索本国的政治发展道路。最后,地区传统威权主义政权(如阿尔及利亚和叙利亚)正在寻求实现稳定和维持生存的路径。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国家与俄罗斯建立一定程度的良好关系均符合各自的利益。鉴于俄罗斯在“阿拉伯之春”后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不断增强,沙特等海湾国家利用能源杠杆来影响俄罗斯的中东政策,并利用投资和贸易手段加强与俄罗斯之间的联系,以取得俄罗斯在地区层面的合作。遭受中东变局影响的政权充分认识到对西方依赖的政治风险,试图通过实现经济和政治合作关系的多元化来对冲这一风险。这种关系即使是权宜之计,也为俄罗斯在中东卷土重来创造了条件。叙利亚等国则需要俄罗斯的支持,来抗衡西方国家施加的压力。从“阿拉伯之春”后中东地缘政治版图的变化来看,俄罗斯凭借其政治、经济和军事资源,一定程度上掌握着与地区国家合作的主动权。

从大国在中东博弈的角度看,俄罗斯外交战略的长期重点是处理与西方的关系,以此增加与西方谈判的筹码。“阿拉伯之春”后,俄罗斯的整体外交开始转型,它将自己视为全球事务的参与者,而中东地区恰好是俄罗斯展现其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地区。“阿拉伯之春”为俄罗斯深度参与和主导地区事务创造了良好的契机。俄罗斯介入叙利亚问题,使叙利亚成为全面处理与中东国家关系的战略抓手,并且通过外交手段成功避免西方对叙利亚巴沙尔政权采取军事行动,展示了俄罗斯在中东问题上的底线。有学者认为,俄罗斯直接军事介入叙利亚危机,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叙战场态势和叙利亚局势走向,也极大改善了俄在中东其他地区的形势,提升了俄罗斯在中东以及国际上的影响力。<sup>①</sup>同时,“阿拉伯之春”造成的地区乱局客观上加速了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收缩,为俄罗斯在中东外交战略的实施创造了

<sup>①</sup> 唐志超:《从配角到主角:俄罗斯中东政策的转变》,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0年第2期,第1-18页。

空间。<sup>①</sup> 俄罗斯利用美国在中东外交战略的变化,迅速调整了与地区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它与土耳其和伊朗日益密切的关系,为其中东政策奠定了坚实基础。

### (三) “阿拉伯之春”加速了俄罗斯中东外交的转型

“阿拉伯之春”是俄罗斯中东外交转型的催化剂。如前所述,21 世纪以来俄罗斯重返中东的重点是试图加强与中东国家的经贸联系,特别是在能源领域,双方的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巨大。但以双边经贸关系为纽带构建的俄罗斯与中东国家的关系,存在不稳定性。地缘政治的变动和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都会给这种双边关系带来冲击,“阿拉伯之春”几乎摧毁了俄罗斯此前在中东的外交努力。然而,俄罗斯也从这场地区变局中反思其中东外交的脆弱性,并以此为契机,推出了其中东外交的替代升级方案。

首先,中东变局使传统的双边经贸联系弱化,俄罗斯借机重构与中东国家的政治关系。在 2013 年的外交政策构想中,俄罗斯将西亚北非地区的优先事项改变为防止文明断层冲突和意识形态对国际关系的冲击,并主张建立文化、宗教和文明的伙伴关系,以确保人类的和谐发展。随后,俄罗斯除通过军事干预帮助叙利亚政权实现稳定外,其通过政治对话和谈判来解决地区冲突的主张获得了中东和域外大国的广泛认可,俄罗斯也由此与诸多中东国家恢复了外交关系。例如,2017 年 9 月,沙特国王萨勒曼自沙俄建交以来首次正式访问莫斯科,这无疑意味着俄罗斯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的显著复苏。

其次,俄罗斯在恢复双边关系的基础上,推出整体性的中东区域战略。随着中东地区在俄罗斯外交中重要性的提升,它不再被当作俄罗斯处理与西方国家关系的筹码。俄罗斯在恢复和重建与中东国家双边关系的同时,愈发意识到中东地区的宏观战略对维护俄罗斯地区利益的迫切性。2016 年,俄罗斯在新的外交政策构想中抛出其雄心勃勃的中东外交战略。这一战略的要点包括:俄罗斯继续发挥在打击恐怖主义和解决地区冲突中的作用;主张政治解决中东地区冲突,尊重中东国家领土主权和完整,反对外来干涉;拓宽与区域国际组织间的合作,深化与地区国家的双边合作框架等。<sup>②</sup> 进入 21 世纪以来,俄罗斯提出重返中

---

<sup>①</sup> 孙德刚、王亚庆:《美国战略收缩背景下俄罗斯中东政策评估》,载《当代世界》2019 年第 9 期,第 37-43 页。

<sup>②</sup> Концепци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30 ноября 2016).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cn.mid.ru/foreign\\_policy/founding\\_document/302](http://cn.mid.ru/foreign_policy/founding_document/302)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14.06.2020).

东,但实际上仅是试图延续苏联的历史遗产,尝试与中东国家恢复和建立双边关系。而“阿拉伯之春”特别是叙利亚危机改变了俄罗斯对其在中东核心利益的认知,从而加快了俄罗斯对中东地区的宏观战略的出台。

“阿拉伯之春”后,俄罗斯以叙利亚危机为战略抓手,全面介入叙利亚危机。出兵叙利亚不仅使俄罗斯掌握了叙利亚局势的主导权,而且对中东地缘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俄罗斯还通过外交手段引导后叙利亚危机时期的中东和平进程,倡导了“阿斯塔纳和平进程”及“索契会晤”等国际和谈机制。2019年,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从叙利亚部分撤军,使俄罗斯在后冷战时代首次在中东问题上获得了主导权,彰显了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大国地位。

俄罗斯重返中东的战略转型取得了良好收益。俄罗斯以能源、经贸、军事等领域为重点,积极拓展与中东国家的深度合作,<sup>①</sup>加强与埃及、沙特、以色列、阿联酋等国的伙伴关系。2017年,俄罗斯与沙特、卡塔尔签署军售谅解备忘录。2018年,俄罗斯与阿联酋共同发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宣言,双方致力于在能源和反恐等领域开展合作。2019年11月,俄罗斯空军和埃及空军在埃及本土进行联合军事演习,促进了两国空军之间的军事技术合作和战略合作,两国关系得到进一步深化。甚至美国最亲密的中东盟友以色列也开始将俄罗斯视为地区事务的重要调解者,认为俄罗斯在中东事务中具有与美国同等的重要性。

总之,“阿拉伯之春”与俄罗斯中东外交战略的转型之间存在内在联系。“阿拉伯之春”为俄罗斯反思其传统的中东外交提供了经验和教训,也为俄罗斯重塑中东外交战略创造了空间和机遇。当前,俄罗斯在中东事务上正在摆脱西方主导的对话框架,努力成为能够挑战美国中东话语权的重要力量。

(责任编辑:包澄章 责任校对:李 意)

<sup>①</sup> 魏敏:《俄罗斯对中东国家的经济外交与大国地位塑造》,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0年第2期,第3-22页。